



莫应丰中篇小说集

莫应丰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北



内 容 说 明

这里汇集了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将军吟》作者莫应丰迄今为止的全部五个中篇小说。

作者主张“文以曲为贵”，这本小说集体现了这一主张。无论是悲壮的动物故事《鹿山之谜》或感叹人生之不幸的《人去两三天》及其他，都是将深刻的哲理寓于典型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之中。运笔委婉、含蓄，或高唱，或低吟，自成一格。读来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莫应丰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9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插页 3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1,000

书号 10019·3523

定价 1.20 元



作者像

目 次

鹿山之谜	(1)
人去两三天	(109)
在水碾坊旧址	(181)
半月塘传奇	(284)
难与人言的故事	(356)

鹿山之谜

引子 关于鹿山的不解之谜

儿时的生活象梦一般美，哪怕那是浸饱了眼泪的。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忘不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那座充满了不解之谜的鹿山。它象大海里的一个孤岛，周围的连绵起伏的山岭象是海中的波浪。鹿山的峰顶有一个破落的尼姑庵。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里面有尼姑，只记得庵堂里的蜘蛛特别大。尼姑庵四周有一些很大的树，传说那都是鬼神的化身。老人们都说，树洞里住着护庵的蟒蛇，有时会把半截身子缠在树上，半截身子围着庵堂。我小时候经常抱着好奇和恐惧的心理，把自己隐藏在芭茅或灌木丛中，往那些老态龙钟的古树上偷觑。偷觑一百次，一百次都落空了，最后只得这样来安慰自己：我总算看到了树上缠着碗口粗的藤，不就是蟒蛇吗？我想是的，藤是蟒蛇变的。

鹿山最使我神往的事物不是庵堂，不是大树，不是蟒蛇。它们没有牵动过我的情感，它们跟我的命运没有什么关联。只有那散居在山上的数不清的黄麂，才经常在我的梦境中出现——从小时候一直到今天。

我的童年是痛苦的。十一岁辍学，每天上山打柴，挑到镇上去卖，换回一点盐或一点米，掺和着天生地长的野草度日。我长

得又瘦又小又黑，象蚂蚁一样，顶着比自己身躯大得多的一捆柴，每天在深山里吃力地移走。有时我坐下来休息，望着那么大的山，那么大的树，甚至就连蚯蚓，也是那么肥大的，只有我在其中最弱小。这时候，我看见了黄麂，那拱着背缩着腿的小东西，探头探脑、蹑手蹑脚地从隐蔽的灌木丛底下钻出来，伸长脖子，四面张望。它那淡绿色的透明的眼睛含着怯弱的光；它那细小的腿令人担心会被身子压折；它忧郁的脸膛上，象是天神给它画了符，是为了乞求山间万物的怜悯，画下了那种滑稽可笑的黑色花纹的符。黄麂的出现使我高兴，我感到自己不是孤单的了，我在荒僻的大山里，居然也遇上了这样可爱的伙伴，多么值得庆幸！我一直以为，在整个的世界上，最弱小的只有我呢，原来还有黄麂，跟我一样卑微的黄麂！

后来，我把黄麂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一天不见就觉得若有所失。黄麂不仅使我身在深山不寂寞，而且给我带来安全感。只要附近有它们的踪迹，就说明老虎和豹子没有到这里来。只要我能听到它们呼唤同伴的欢叫声，哪怕天黑了，我也完全不感到恐惧。

我们那里把黄麂叫成麂子。这是一种表示轻薄的称呼；也许我错了，原是一种亲昵的称呼？不知道。我只记得，人们对待麂子可不是仁慈的，只有小孩子才希望麂子生活得愉快，极想看到它们在山坡上轻盈跳跃的梦幻般的身影；而大人们却总希望麂子是死的，如果它们不死，就想法把它们弄死，因为只有在它们死了以后，才可以剥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大人们都没有闲情逸致来欣赏麂子的野性的美，只顾得自己的肚子，一切为了能填饱肚子。他们在麂子出没的路上装上绳套，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东西经常落在人们的圈套里。

于是它就凄惨地嗥叫起来，那喔喔的悲呼声使猎人狂喜。我常常在深夜里听见漆黑的山上有这种悲歌，开始是近乎愤怒的抗议声，很快就变成了嘶哑的哀鸣声，再往后便逐渐地听不见了，这意味着一条弱小的生命已经沉没在黑茫茫的林海之中。每当这时我总是说不出的伤心，我同情黄麂的遭遇就象怜悯我自己一样。我想：它是一个弱者呀！弱者的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悲惨？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让小小的麂子们都快活地过着决于谁有害的平安生活？我为可怜的黄麂流过无数次眼泪。

黄麂是绝对于人无害的。为了我和麂族的友谊，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出席任何法庭作证。我要把这个坚定不移的结论告诉全世界所有不了解黄麂的人。狐狸虽然不象老虎一样吃人，但它会钻进鸡舍去叼走长得正肥的母鸡。野猪虽然不象狐狸那样偷鸡吃，但它有糟踏农作物的坏习惯，行为十分鲁莽。野兔虽然是斯文的，它也是一个弱者，但它在偷吃蔬菜和薯苗时，可不能低估了它的破坏能力。只有黄麂，是区别于所有这些动物的。它的粮食是野生的小草，顶多再吃一吃小灌木的嫩叶。它生来安于本分，从不产生想吃好东西的野心。它不但不敢闯进农家的菜园，就连过去没有去过的任何一个陌生地方都不敢随便涉足。它以最大的忍耐力恪守着自己的生活清规，与一切善良的飞禽走兽和平共处。可是，它总是那么悲惨地遭到人和猛兽的杀害。这该是多么不公平！

我同情黄麂，怀念黄麂。在我们全家搬离鹿山以后，在我远走高飞，出门求学和工作以后，仍旧经常想起它们，谈起它们。我经常祈求护山之神，让鹿山上的黄麂生活得幸福。

转眼过去三十年了，我由童年变成了中年。三十年走南闯北，目睹了千千万万种变迁。那么麂子呢？还同过去那样生活在

鹿山吗？我早就下了决心要找个机会回鹿山去看看。今年春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还没有进山，我就忍不住向路人打听鹿子的事。

“什么？鹿子？”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回答，他瞪着很不明白的眼睛，好象是头一回听到一个新名词。

“还有什么鹿子哟！”老年人这样惋惜地说，“早就连鹿子毛都见不到一根了！”

这个无情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便反复向别人打听，不料所有的答复都是一样。

为了寻找我童年时代的足迹，我上山去了，每到一处熟悉的地方，都要细细地看。思绪万千，辛酸的往事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我为自己庆幸，终于走过来了！那孤单、弱小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越是这样想，便越是觉得鹿族的结局太惨。

我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仍想在山上找出鹿子的踪迹来。我知道，鹿子有一个顽固的祖传习性，就是走老路。它们用自己的尖细的小蹄子，在密林中踩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走廊来。每当来去，必定从原路上走，决不敢轻易离轨。说那是走廊，是因为那些小路大都隐蔽在密林底下，上面被大树小树的枝叶盖得严严实实，常常见不到一丝儿阳光。山外人来找黄鹿的足迹是很不容易的。只有象我这样，熟知它们的习性，才知道应该到哪些地方去找。我找呀找呀，从山南找到山北，在鹿子最喜欢去的那些老地方穿来穿去，却连一个小小的蹄痕也没有找到。鹿山上的鹿子真的绝迹了！

我那么珍惜我和鹿子的情谊，使那些不以为然的人们吃惊。但也感动了他们，纷纷告诉我一些关于鹿子绝迹以前的神话般的故事。有人说，他曾经看见过一匹古怪的鹿子，它的蹄印与众

不同，四个蹄子，三个是正常的尖尖的蹄印，另一个却是圆圈形的，不知是什么缘故。又有人证实说，他亲眼见过的，那匹麂子身高体壮，特别机灵，右前腿比其他三条腿粗得多。还有人说，那段时间出现了一系列的怪现象。比如：有一些麂子好象着了魔，脚印离开它们固定的老路，满山乱跑。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使猎人们很伤脑筋，不知把套子装在哪里才好。装在麂子路上的套子经常被踩发，却很少吊住麂子，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信奉鬼神的人传出了一种说法，说山上庵堂里那个被打烂的观音菩萨显灵，附在一匹老麂子身上，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入于庵堂，神出鬼没，来去无踪。人们大都认为，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很少有人相信。后来，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黄昏，鹿山顶上那个破旧的庵堂里，忽然传来许多麂子的悲哭声，就象大家同时落入了绳套，在一齐发出救命的呼喊一样。这件事惊动了山南一个村子的所有男女老少，当时就有七八个青年上山去看究竟，结果，一匹麂子也没有见到，象鬼一样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又听说在一个地方发现成群的麂子涉水过河，有一匹麂子在河里淹死了。就在这以后，鹿山再也见不到麂子的踪影了。

听了这些传说，我入了迷，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那些善良而弱小的鹿族朋友，不断从我久远的记忆中跳出来，又从我新近听来的传说中钻进去。它们活了，比以前更可爱，也不象过去那样不敢接近我了。一个个，一群群，向我走来，对着我低声哭泣。我感觉到，它们正在把一个长长的悲剧故事诉说给我听，虽然是听不懂的语言，我却是能够理解的。凭着我跟鹿族的特别感情，凭着我对它们的深切了解，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

我觉得，那个蒙上了神秘纱帏的关于鹿族的悲剧，仿佛是一宗宝贵财产，只可惜迟迟没有被发现。我感到我对这件事负有特

殊的责任，让我把鲜血和白骨以及夹杂在其中的真理一块儿端出来，献给我亲爱的魔族故友，也献给我们骄傲的人类吧！

— 一个小生命诞生在风雨中

麋山上的黄麋没有谁能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渊源。他们都只认识各自的母亲，连外祖母都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因此，我们不必追溯到远古时代，就从一匹母麋的蹄印来开始我们的探索吧！

这里有一行秀丽的小蹄痕，静悄悄地从野荔枝树底下钻出来，跳跃着横过了人行小道，在积满枯树叶的凹陷地带消失了。是谁这么大胆，单独走到这未曾有过麋蹄的陌生地带来了？

那蹄印在一个长满小灌木的陡坡上又显现出来，一走一滑，步步艰难。有时在一块地方踏出了密集的小坑，蹄尖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时又在原路上来回往返。前方并非有丰盛的野草，也不是有很好的泉水，那么是去干什么呢？

这就是母麋秀蹄黄。她拖着大肚子，行动有些迟缓。她知道，今天的行动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但是，任何一个母亲都要经过这种危险的探索，总不能把孩子生在路边上嘛。要找到安全的地方，那地方最好是离人远一些，最好还能避开老虎和豹子的搜索。

她现在已完全没有心思吃草了。一匹即将做母亲的黄麋，心中充满了庄严感。把孩子生下来，抚养他长大，这是每一个母亲对于种族所负的神圣光荣的责任。她知道，做母亲是要付出牺牲的，她心甘情愿，甚至有些喜滋滋地走向痛楚的时辰。这是每一个母亲的共同天性。

她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地方，这是一个古老的炭窑。大约是二十年以前的遗址吧？对人类来说，二十年并不算悠久，而在麂族看来，已经算得上古迹了。炭窑的顶盖早已坍塌，只剩一个陷下去两尺深的马蹄形土坑，里面长满了芭茅和蕨草。这里的环境相当不错，离山里人常常走过的道路很远。窑坑的前后左右都是陡峭的山坡，惯走大路的老虎一般不会到这里来。

秀蹄黄很满意，围着窑坑转了一圈又一圈，呆呆地站在窑坑上方，望望左右，望望远方，望望布满乌云的天空，象是在祈求天地保佑；象是在默默地向那看不见的祖先发誓，她将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不惜一切，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来孩子的新生。

她开始走近窑坑的门。其实这里是没有什么门的，不过是有个缺口而已。秀蹄黄就从那缺口走进去。她很谨慎，过细地审察每一根芭茅秆和每一个蕨草莛，看看是不是有蛇藏在里面。她慢慢地移动四蹄，尽量不使茅草受到损伤，以便在万一有人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一点儿也看不出里面藏着麂子。

来到窑坑中心一看，真是太美啦！光溜溜的芭茅秆亭亭玉立，象宫殿里的石柱。奇形怪状的蕨草莛和蕨笋都象特意雕琢的艺术品。那宽大的芭茅叶子互相交错着，高高地架在头顶上，形成了一个天然屋顶。芭茅穗直指天空，它的摇动表示着风有多大，从哪边吹来。这里不但可以躲避人的眼睛，就连天上的老鹰，也无法扑下来抢劫。

麂族的窝巢是简陋的，几乎完全不需要花费劳动，随便拨拉几下，就地将柔软些的枯树叶稍作集中，用身子压上去一滚，床就成功了。产床也不例外，秀蹄黄很快就把一切都弄妥了。

这时候，她的肚子已经在开始隐隐作痛。她虽然未曾有过做母亲的经验，但此类事情好象是并不需要经验的，事到临头，

谁都懂得。秀蹄黄也同其他初次临产的黄鹿一样，又欢喜，又不安，还有些恐惧。她心慌意乱地想着：“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后来她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草了，身上虚弱无力，便决定吃点东西。

当她索然无味地嚼着蕨笋的时候，肚子的疼痛感渐渐加剧了。她知道，可以用餐的时间已剩得不多，加紧吃吧！来不及品尝味道，也来不及细细磨碎了，赶快填饱肚子。这一阵子，好象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象是由于秀蹄黄将要生出一个新生命来，使自然界预感到就要失去平衡，而发生了种种动荡和不安。风声大起来了，芭茅穗大幅度地摇晃着。天上的云块也正在急剧地改变着原来的组合形式，合并，聚拢，翻滚，奔窜，挡住了最后一小块青天。雷声也由远至近，并且能看到电光闪闪了。这不是就要下大雨了吗？真可怕呀！暴风雨怎么选在这个时候到来！

秀蹄黄再也无心吃东西了，翘首望着黑云滚来的方向，绝望地喘着气。苦于不能够叫喊，否则，她将要撕破嗓子大叫几声。她惊恐异常地在窑坑外面穿来穿去，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肚子的胀痛感已经使她不能够再走路了，她不得已回到产床上去。

一个伟大的时辰到了！一个严峻的时辰到了！雷电愈近，风声愈急，整个鹿山连底座都在动摇。秀蹄黄躺在产床上全身发抖，她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命运将是什么，心中先是不安，后来竟成了深深的悲伤。她可怜自己，为什么这样孤立无援？她怨恨着她的丈夫，那匹剽悍的雄鹿。在映山红开花的时候，他那样热烈地追求着她。为了单独得到秀蹄黄的爱情，他打败了好几匹雄鹿，把他们赶到远远的地方去。那时，他跟在秀蹄黄身后，形影不离，显得那样殷勤，那样温存，使秀蹄黄终于动心了。自

从秀蹄黄怀孕以后，那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再也不跟她生活在一起了，谁知是不是又在寻找新欢？有时在路上遇见，他也只是一般地寒暄寒暄，便装着老成持重的样子，讪讪地走开。现在，他的儿子就要出生了，做父亲的却不知道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秀蹄黄伤心地想着这些事，诅咒着负心的丈夫，可怜着自己和尚未出世的孩子。

一滴报信的雨点打在秀蹄黄的鼻子上，告诉她，一场大雨就要来到了，秀蹄黄慌得没了主张，想换个地方，来不及去找，想站起来也已经迟了，只得听天由命。

哗啦一声，满山都响了，瓢泼大雨斜飞着洒下地来。芭茅穗很快沾满了水，低垂着头，为秀蹄黄流泪。瞧她多么可怜！正好在风雨交加的时刻，被命运带到了由一条生命分成两条生命的交接关头。天和地好象两块磨盘，上下合到一起了，把微不足道的一匹母麂压在中间。她可怜地抽搐着，想也不想了，怕也不怕了，整个生命都咬在牙齿缝里，快要碎裂了。

轰！一声炸雷临头劈下来，白光一闪，青山变了颜色。秀蹄黄被吓得猛烈地一抖，小东西应着雷声落地了！

二 “我们黄麂，卑微的黄麂。”

让我们送给他一个名字，就叫草里黄吧！

新生的雄鹿草里黄并不以为在风雨中诞生是不幸的。他只是觉得，他突然获得了各种感觉和伴随着感觉而来的宝贵的生命。生命一来，风也来了，雨也来了，痛苦也来了，想站起来、想活下去的要求也来了。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就在一瞬之间。他幸运地发现自己正在呼吸，呼吸是舒服的。他还发现妈妈身上

是温暖的，很快就体会到温暖是一种幸福。不过，他不满足于就这样倚靠着温暖躺着，他要动弹，要站起来，要早一点看到世界。他违抗着妈妈的意旨，简直象是在挣脱束缚、奔向自由似地爬离了母亲那温暖的怀抱。尽管雨水是凉的，淋得他睁不开眼睛，芭茅和蕨草都是很粗糙的，甚至刺得身上作痛，而他还是大胆地把自己投入其中去。生命就是这样，一开始便在痛苦中得到生存的快乐。

他终于站起来了，雨也停了。多么美丽的世界呀！小草是那样的绿，小花是那样的红，妈妈的毛色是那样一色棕黄，真好看！多么巨大的世界呀！芭茅望不到顶，蕨草象一棵大树。还有那头顶上的天，蔚蓝蔚蓝的天，神秘广阔的天。那个白光四射的火球是什么？它照得皮肤发烫，照得眼睛发黑，它是太阳。世界真美呀！

我们的草里黄就这样开始了他那坎坷的生活道路。他在窑坑里吸着妈妈的奶汁一天天长大，渐渐地能够灵活自如地走路了，还学会了跳跃、奔跑和啃嚼嫩草。

有一天太阳下山以后，秀蹄黄舔着草里黄身上的茸毛，告诉他这样一些话：“我亲爱的孩子，你已经到了求学的年龄啦！我们黄鹿是山中的弱小者，到处都有强大的敌人，到处都有死的威胁，我们要在险恶的环境下生存，是需要有学问的。我象你这么小的时候，你外婆也是带着我去看了世界的。她让我自己走路，自己吃草，自己保护自己。学会了鹿族的生存学问，我才能活到现在，才能幸运地生下你来。今天我准备带你出去走走，让我们告别这个可爱的家吧！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走到哪里住哪里，鹿族没有固定的窝巢。你要是留恋这个地方，就把它的特征记住吧，将来你独立生活了，可以回来看看，想一想

我——你亲爱的妈妈。”

秀蹄黄的话象一支忧伤的歌。草里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难道出门远行并不是好事么？难道这美丽的大山还隐藏着什么不幸么？

告别了窑坑，告别了这里的芭茅和蕨草，年轻的母亲带着儿子开始旅行了。

你好啊，月亮！你是从哪里爬上来的？怎么不见你有四条腿？你的腿藏在哪儿？你比太阳好多了，你有柔和的光，不使麂族眼花。

你好啊，大树！你的身躯是用一百万棵芭茅做成的么？怎么望不到你的树梢？月亮的腿是藏在你浓密的枝叶中间吗？你是山上最伟大的，你能帮助小小的黄麂么？

你好啊，小溪！你怎么把月亮撕得粉碎？你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么？可你的歌又是那样好听，比鸟儿唱得好，比山风唱得好，你是黄麂的朋友吗？

你好啊，野兔！你好啊，花面狸！你好啊，山鼠！你好啊，亲爱的斑鸠！你们都是麂山上的居民么？你们的日子都过得幸福吗？你们跟黄麂是亲戚么？

忽然听到呼的一声响，有一个黑影从头顶掠过，草里黄吓得往妈妈的肚皮底下躲藏。接着便听见一阵吱吱的叫声，黑影又掠过头顶去远了。这是一场残杀，是猫头鹰在捕捉山鼠。兔子藏进草丛里去了，花面狸在树上瞪着惊愕的眼睛。原来这美丽的大山并不总是和平，残忍的杀戮会经常发生么？草里黄头一次懂得了害怕的滋味，他的身子在颤抖，半天也不能安静下来。

“它也会扑下来杀死我们吗？”

“不会的，走吧！”

“那么，我们是不会被杀的？”

“不，孩子。”

“谁来杀死我们呢？”

“有人，还有老虎、豹子。”

“人在哪里？老虎在哪里？”

“在想不到的地方。”

他问着，她答着，黄鹿的知识不多，不能把一切讲清楚。他们心中的世界是一个朦胧的世界，只有天性的欲望才能使他们产生进取的要求；只有直接的威胁才能使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

惊吓是知识的老师，惊吓是通向老成的阶梯。一次小小的惊吓已使草里黄稳重一些了，知道不能走得离母亲太远。

啊！这是什么地方？一条多么别致的小路啊！不，这不是小路，而是一条低矮的走廊。茅草和小灌木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两旁，象千千万万的廊柱。它们的枝叶交搭在一起，是走廊的屋顶。廊道上重重叠叠地印着数不清的蹄眼，都是鹿族的蹄眼。难道这里是鹿族的大路么？

“是的，孩子。”秀蹄黄告诉儿子说，“这就是我们鹿族的大路，整个的鹿山到处都有我们的路。”

“路是谁修的？”

“是大家修的。第一匹黄鹿从这里走过，第二匹黄鹿也从这里走过，第三匹黄鹿还是从这里走过。大家都从这里走过，这里就变成我们的大路了。”

这是挺有意思的。草里黄怀着新奇感钻进了低矮的走廊，把自己小小的蹄印加进去。他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气味，是落叶的腐臭气味和黄鹿的体香气味夹杂在一起。走着走着，道路分岔了。走着走着，来到了十字路口。有的地段铺着美丽的花瓣，